

## 【戡郊】灿生莲花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69936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699360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戡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杨戡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8 Words: 6,359 Chapters: 1/1

## 【戡郊】灿生莲花

by [Leruiss\\_eausppys](#)

### Summary

殷郊被仙人救治，但是好像出现了一些别的小问题，比如多了一个批。  
但是杨戡会帮他。

###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杨戡的道袍上染了血，哪吒和他师父如是说到。

扎着双髻的小孩咬着荷花酥，言语间碎酥落了太乙真人一桌子，昆仑修仙之人辟谷克己，只是师父还老是念着他还是小孩，常为他备着人间喜欢的吃食，他瞥着自己刚从人间回来的弟子，只问这又如何？

哪吒一双眼睛瞪得浑圆，他急了，一口酥噎着自己，太乙真人掐了个诀，哪吒这才一把将那块没吃完的点心扔下，声如洪钟，“他这是道心不稳啊！以后如何说得我？”

太乙真人听见这话，眼睛促得又闭上，四平八稳极了，前日余聚各位同门之力引殷郊神魂归位，消耗过多，需得慢慢修回，“杨戡一向稳重，何来道心不稳，你胡说一通、无所事事，倒不如下凡去助姜子牙。”

哪吒大刺刺地坐着，看着太乙真人鹤发飘飘、仙人样子，无趣极了，省得在师父面前讨嫌，直踩上风火轮去找那个道心不稳的人了。

殷郊被斩首，受了极大的罪，以一道红痕接引，殷商太子那颗宛如雕梁画栋一般的头颅才又安然归位，只是仙家法力，岂是他一届凡人能够承受的，混沌浮溺之间，身体也不似从前一般，竟生出男女同身之相，终日于天上温泉沐浴，沉香氤氲、暖气浮沉，殷郊睡着，杨戡怕他沉入池底，再受阻塞不通之苦，便在池边高山上遥遥看着，七七四十九天，一天不落。

哪吒知去何处寻他，殷郊昨日醒了，混沌难眠，垂泪如珠，口中呢喃疼痛难忍，杨戡知他此时心绪不稳，温暖的天池不适修养，只将他捞出放在玉床之上，按师父所说修养，玉也是温暖的，触手绵密，是极好的品相。

杨戡握住那只手，输些灵气进入脉络，他抬眸一望，就见哪吒靠在门框处瞧着他们，端得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，信步进门，一打眼就看到扔在一旁的道袍，“你还留着呢？这袍子

染了血，可是穿不得了？”

哪吒声大也急，床上的人眉头蹙起，难得的安眠模样碎成一片，杨戬另一只手捏上殷郊耳垂，屏下四周声响，那道眉才复又平缓下来，看是入了深眠。

他袖口一挥与哪吒二人便坐于屋外庭院处，昆仑仙气弥漫，树木繁密，种类众多，庭院里种了几株杨戬也叫不出名字的树，叶状似银瓶，风吹间簌簌作响，“你莫要多言，殷郊所记不多，不必勾起他的伤心往事。”

“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他前尘往事我可不知多少，不过倒是他与姬发之事倒是可讲，到时候我讲于他听。”

杨戬眸光顿顿，只道这有什么可说与他听的，经此他收入广成子师叔门下，早已是昆仑之人前尘往事不过云云。哪吒倒是有些不解，“他是殷商太子，自是红尘中人，师叔说他是天下共主，如何算得上是昆仑之人？”

“他早已死过一回，又受十二位师叔法力修筑，不再是凡人之身，何做得人皇？”

哪吒托着下巴望那道窗，频频点头，这也是这也是，他讲着又起身踩着风火轮走了，留下一句我去问问师父我们何时下山。

杨戬见他风风火火自也不去管他，复又推门进屋，只见一双澄亮的眼睛望着他，虚虚一声师兄闷在嗓子里发不出来，杨戬便踱步过去，那染着血的道袍被安放在茶桌上，仙雾吹着，血的味道自徐徐蔓延而开。

殷郊一双眼蓄了水一般混沌，披散开秀丽柔亮的头发不见那日集结杂乱的模样，杨戬为他细细梳过，他常为哮天犬顺毛应当做得十分得心应手，只是对此人他不大敢用力，生怕那道殷红的刀痕又流出鲜血。

玉床上的人要他讲生前琐事，杨戬只挑着一些讲，怕他伤心太过有损身体，本就破碎不堪，杨戬生怕他复又散了，小心养着，哪吒说杨戬像是在粘一块锦帛，只是这锦帛裂得太过，想起姜皇后颈上那道红痕就流出鲜血，淅淅沥沥地染上杨戬的白袍，珠珠红血滴在玉石上，竟也丝丝沁入，青玉上血丝蔓延，遥望上去添了几分可怖。

杨戬从不洗去血痕，只换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红，红过混天绫上艳丽的颜色，许因他自幼便于昆仑修习，满眼满心都是仙家飘渺的麻白，这样的颜色直灼他眼睛，别开眼不看，那颜色竟也印于眼底，一时难忘。

哪吒也是纵情恣意之人，只是哪吒与他相处太久，种种前因都如昨日黄花，遑论触动他半分，可殷郊大不相同，他见他初遇欣喜，雨中哭求，又见他散发于刑台之上字字泣血，最终沿颈而断、血流如注，一汪温热的血溅在他衣摆上，如火似针，坐立难安之痛也自颈升腾，一时不知如何平息，杨戬只是不懂，天道命运自有定数，修仙之人也难以预测，可殷郊之命也能是由着天道而定的吗？如此至纯至善之人，为何结局寥寥？天道不可测就要让有情人泣血断颈，落得不忠不孝之名吗？哪又何为天道？

师叔说他是天下共主，人本多瞋痴，帝皇更为人中龙凤、气运加身，殷郊分毫权力都不曾沾染，如何为天下共主。

瞋痴贪念由心中浊气而生，修仙之人不该沾染，杨戬指尖按在那道干涸的血上，指腹是粗粝的触感，这是昆仑不曾有过的、殷郊的爱恨，他爱恨都浓烈似火，燃烧成灰的模样又与昆仑万分不配，天地茫茫，杨戬竟一时想不起有何地能为殷郊安眠之处。

殷郊时常睡着，醒来又身处天池之中，温热的水缠住他，浑身上下无一处不是暖的，只是心中凄怆惶然，这些日子杨戬师兄同他讲了许多，有些俗事应当等他身体恢复完好再讲，又带他见了师父，拜师学艺，颈上的伤修复得好，不再泣血，只是想起母亲还是隐隐做痛，他初醒时什么都不太记得，是杨戬师兄为他耐心讲解，怕他难受，还用法力温着他。他这位师兄是极好的，语气温润似水，面庞端方如玉，讲到动情之处一双眼睛竟会泛出波涛情意，似有不忍，只是时常同他讲，此间种种皆为昨日之事，现下他为广成子之徒，红尘之事皆了结因果，让他于昆仑好好修道。他心中不安，可杨戬的话，他总是信的。

仙雾弥漫，殷郊拨开云雾，见一道男身着道袍立于池中，耳尖泛粉，他一见道袍就知是谁，束发的绳子不在，殷郊一头乌发浮在水中，蜿蜒出一道水痕，他绕行于男人身前，看到杨戬三只眼睛紧闭，口唇抿着，活一副羞涩模样。“师父说，你道基不稳，又得男女……”那双眼睛睁开，一时语塞，连尾音都颤着卷，是怕极冒犯他的语气，复又狠心说到，“你身体有异。”

“合修可解。”

殷郊一直觉得自己的师兄有着一双世间难得的眼睛，眼尾托长，状似游鱼，如水清亮，如

此慈悲只看着就让人心生平静，是很符合他脱俗仙人身份的。

这双眼睛的主人此时就在他眼前，合修不是何等怪癖的词，他自然懂是其中意思，一时之间，他竟觉自己亵渎仙人，是为大罪。

杨戩的手却握住他的肩，他穿了一层单薄里衣，水雾润湿粘于皮肤上，连师兄掌心温度都绵绵传来，他颈上细密作痛，“师兄，我原为尘世之人，浊气缠身，心怀隐疾，与你同修，解我那处又能如何，白叫你受染，我自觉愧疚。”

“你与他人不同，”杨戩眉峰皱起，那第三只眼睛也蹙起来，殷郊想伸手去摸，只听杨戩又道，“你与我见过的凡人都不同，与你同修，稳你道心，我为何受辱？”

殷郊手顿在半空，心道杨戩从未见过多少凡世之人，又怎能说他是独一无二，他丧父失母，是世界上最无依无靠之人，如浮萍飘荡于昆仑，身体有女子之兆又如何？

杨戩见他眼神飘虚，知他在乱想，直握着他的手腕按上额头，额上眼睛还是紧闭，疤痕一般的触感惊了殷郊，他指腹有练琴时留下的厚茧，这是他深爱母亲的痕迹，杨戩不想他浑噩，只与他讲人间还有一位挚友，挚友有难，他为何不打起精神，学习仙术救朋友于水火之中，这双慈悲的眼睛如刀似戟般扎入他的眸中，叫他痛得生出几分想要落泪的冲动，只留下摇头的力气。

他指尖还停在那道横着的，像是疤痕一样紧闭的眼睛，他听到杨戩玉石相撞般的声音，“此为天眼，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为天生所带，能洞察世间一切邪祟，我见你，只觉你纯善如光，何为天眼都见不出你的阴浊？”

“此来我解你身上异处，你便随师叔好好修习，你我下山解了挚友大难，此后你便是昆仑山上修道弟子，享安稳之道，殷郊，我知你有万念俱灰之感，可你必会帮他，不然日后定然后悔。”

殷郊一只手几乎维持不住，虚虚下滑停在杨戩唇上，他心中大悸，顿觉混沌难耐、头晕目眩，他见师兄，如见祠堂中祭祀的玉器，端雅方正，虚虚实实地冷眼世间人情，如今玉器开口，是要救他于水火之间，又称他赞他，何德何能，何德何能。

师兄口若莲花，唇珠丰润饱满，只听得似叹似哀的一声殷郊，便觉天旋地转，腰被紧锢住，不知什么的东西就抵在他因为仙法多生出的一处，硬硬向着其中挤去。

师兄师兄，殷郊叫得凄痛，只觉得一根棍子捣他肌肤，他手臂便只能搂上那道臂膀，虚虚捏着师兄的颈，他痛得气喘，想着杨戩自幼修道不知男女如何欢爱也是常事，倒是还要他来教让他生出几分羞怯来。

他不去看那双悲悯缠绵的眼睛，唇靠在杨戩耳边，叫他先用手指摸摸那处，其实他也不知男欢女爱、鱼水交欢为何滋味，大抵在人间做了十几年天皇贵胄，倒还是知晓如何交欢的。

杨戩身上道袍全浸了水，粗麻湿润的磨着殷郊的锁骨与胸膛，他目光落在那已被蹭红了的大片肌肤，匆匆又抬眼，却见殷郊白衣黏在肩膀上，水雾弥漫之间肉色横生，这下眼睛更不知该落在何处只好盯住那道摇曳在水中的发尾，他不懂如何欢爱，听殷郊的话，手指顺着润了水的发丝、珠玉般的脊骨，老实地摸那道女子之处。

他指腹带着练枪戟的老茧，那处不是天生所致，生得很小，只虚靠在其间粗糙的老茧都能抚上隐秘其间的蒂珠，殷郊原本是生的比他高大些的，只是他自来昆仑之后茶饭不思，猝然辟谷，自然瘦削下来，此时处于天上温泉之中，万股水围着环着，殷郊借不着力，只好靠在杨戩身上，如浮萍绕木，自得一方小天地。

那处不该出现在男子身体之上的穴口，只浅浅被手指插着竟就不住翁动，他知杨戩认定此事，便揽着这道挺拔温润的脊背，一张口全是淫靡颤抖的声调，“你再探一指试试，我……”殷郊不知该如何讲述，侧过脸去看师兄那张清俊的脸。

杨戩双目紧闭成两道形状漂亮优美的弧度，眼尾也摇曳的勾着，轻薄一层眼皮裹不住眸珠上下翁动时顶起的弧度，呼吸间急促湿热，一只手揽着他的背，五指陷在他的肌肤中，恍惚间殷郊那件薄薄的里衣散落漂浮在池水上。杨戩面上是极羞涩无奈的，只是陷在他穴里那只手很听话地又试探着想要伸进去，粗粝的茧子磨着蒂珠，他都不知这是何处，只是如此姿势手腕方便使力，他听到殷郊声音颤，鼻息也颤，听到他将下唇咬入齿中，听到他指甲抠过他麻衣的声响。

心中湿热万分，生出一股从前千百年都未曾体会的思绪，他终于睁开眼睛侧过脸去，就见殷郊一双眼睛朦胧如池上烟雾，他只觉这双眼睛可怜可爱，便偏头贴上那道温软的肌肤与口唇，殷郊肌肤热极也软极，像是他在人间见过一种食物，他未曾问过那是何物，等与殷

郊下山后见着一定要问问他。

温热的池水随着杨戩指节深入流进穴里，仙君无师自通等待缠在手指上的穴肉松软缠绵再进一指，殷郊脑中还是混沌，杨戩的侧脸贴在他唇边，玉质发簪清冷的温度抵在他的额头，披散的湿发黏上他的脖颈，又绕在那道红痕上，又痒又痛。

他全然被杨戩揽在怀里，相差不多的身形交叠，伸手握住那只发簪，松松一挑，杨戩带着檀香的发丝就轻轻落下，缓缓盖在他的眼睛上，那发丝是干燥的、冰凉的，染上他面上的水汽，他见不到杨戩了，刹那间天地只剩下那三节含在他体内的手指，和掌心那只玉簪，尖角抵在他皮肉处，欢愉与疼痛难以分辨。

他叫师兄，又叫杨戩，唇开开合合，却发不出什么声音，杨戩柔软的肌肤被他抵在口中，又热又湿的气黏在他鼻腔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呼吸。

师兄，师兄，杨戩，杨戩。

这些名被他窝在唇中打磨雕刻，含混着呢喃着，玉簪扎入他的掌心，鼻腔萦绕着的杨戩发丝上的檀香被他熟悉的腥味代替，他掌心疼痛，可心里中却升起一股平静之感，清澈温热的水又穿过他掌心，像是母亲在抚摸他的手，也像是睡梦中那人轻柔地为他梳理发丝，他不知自己究竟想要这位师兄怎样做，他只是觉得他要叫他的姓名，眼前那缕发丝被人轻缓拨开，入眼是那清雅柔和的脸，杨戩的唇也是极其柔软的，落在他的眼角、眉间、唇珠，他说，郊儿，吸气。

杨戩的道袍上又染了殷郊的血，他鲜红的血被泉水释得变成浅粉色，大片的停在那白色的麻袍上，他被仙君捧着脸以口渡气，杨戩现下裸着了，他的衣袍被主人脱下，撕碎柔软的里衣，拔出玉簪，止血包扎。

殷郊捏着仙居玉石一般的骨，“已然好了，师兄。”杨戩的唇看似很薄，却是很软的，只堪堪贴在他的唇上，丝毫不会逾矩半分，哪有人是如此亲吻的，殷郊惊觉奇怪，他又是如何知道该怎样与人亲吻的呢？

“后面该如何？”仙君一张如玉俊脸早就绯红一片，眼中蒙蒙半是不解半是动情，吐字缓慢含混，语气却温和，“你教教我，郊儿。”殷郊现下无半分心思纠结接吻之事，他贴上这具肌肉干练的躯体，被好好包扎的手就搭在他肩上，主动用舌去舔弄仙君下唇，他语气含糊，只说你就进去就好了。

谁想仙君握住那只伤手，生生拉开两人距离，眉毛微蹙，是一副疑惑难解的神情，生在这张脸上，实叫人可怜，“何物进入？”

殷郊羞怯难安，半句淫词都说不出口，只手在水中握住那处，仙君捏着他手臂的力度便紧了几分，殷郊心下无奈，不知仙君到底是如何修习的，反应硬挺，竟还不知该用何物进入。他眉眼浓丽华贵，眼神向下、口唇微张，是如昆仑上四季常开的海棠花，这株人间的花枝握着仙君的孽根，自水中浅浅挪动，攀着他的脊背，借着他的力，向那难解的穴里探去，是一点都不敢向上望。

他听着杨戩鼻息微顿，半晌哼出不大一道鼻音，殷郊握不住那处，他腰肢软的厉害，只被人捏着腰才没像那只玉簪一般滑入池中，微抬眸看他师兄神情，只见眉眼舒展，眸中澈澈如清泉涤荡，万分柔情竟在一双眼中，直裹着殷郊。

他被抵着池边岩壁进入，背后是用法力铸成的一道平滑柔软的墙，身下酸软，双腿聚不起半分力气，那物如刀刃般在穴里进进出出，拉出淫丝，叫他难忍痒意，直希望下次进入的力道强上几分，杨戩的法力游走在全身经络，温润滋养，他闭眼闭口，喉咙也是抑不住的呻吟，杨戩眼神如炬，灼灼而烧，尽管闭着眼睛，也能想到杨戩此时是如何神情。

必定是又慈悲又怜惜的。

他不知该如何作想，这究竟是合修，而不是欢爱，他只浅浅修习了基本法术，于杨戩来说毫无用处，这水乳交融之间，于他只有欢愉，口中再不能冒出淫靡艳声污染这昆仑清净之地，如此淫乱，在合修之时，竟只顾身体交媾快感，师兄知晓必会厌恶。他不睁开眼睛，也不会知道此时杨戩眼神是何等温柔怜爱，指尖轻缓地拨弄着身下人半干的发丝，缠绕指上，复又去摸他面上的皮肉、眉骨、嘴唇，他想低头亲吻，却觉低头就不见殷郊那时神情，他怕他难受，只好看着，身下动作也轻柔，进退间不敢用力，他实在是怕弄散了他。可另一只手撑在崎岖的石壁上，指尖陷在坚硬石体里，肌肉虬结、青筋盘曲，一副难忍之相，他再垂眸便看见殷郊眼中氤氲出水汽，口上开开合合，却是半个字都听不出来，杨戩大惊，怕他又是一时忘记吸气，伸出手去捏他颊肉，一滴泪垂落，飞溅于他指腹上，杨戩竟觉如真火般灼热，他将手撑在人胸膛上就抵在心间，低头去听，身下人口中喃喃叫着二

字，便为姬发，含糊朦胧，似坠梦中。

殷郊有一张遗自殷商玄鸟血脉的如繁花盛开之时的绮丽浓艳的脸，泪从他玛瑙般光华潋滟的眼中倾泄，颊下一层薄薄的皮肉透出红，涟漪成昆仑落了水珠的红花，杨戩一声叹息，拇指擦去那抹泪，初听时还以为殷郊已然记起往事，看见这几滴泪，才知晓人还睡着。

他捡了外袍烘干，裹着殷郊放回玉床上，药膏是琼浆仙露，杨戩抠出一块放在掌心温着，殷郊混了水的血污了袖上的八卦阵，他不慎在意，只是安静地将温了的药抹在掌心，再是手背，最后这只主人不在意的手被他轻放回床上，盖好被子。

屋子外是不知呆了多时的哪吒，他到是很清闲的，却见到他师兄还是一副守静持重、超然不群的淡然模样时惊了几分，他怪叫，也不是怪叫，只是杨戩觉着他似语有他意，着实有些阴阳怪气了。

“你怎得还是这幅模样？”

“合该是何模样？”哪吒一时语塞，只是一时不知如何作答，就见眼前这位神君，双目微垂，半晌问他一句，“师父何时出关？”

“就这几日。”

杨戩还是似有疑惑，只让他看着殷郊几日，他想入昆仑山深处寻些东西，哪吒哪里干得了这样的活，他一向风风火火，还不等拒绝，神君却脚踩仙云飘然飞去了。

太乙真人却让他听杨戩的话，给他一盒子糕点让他去看人，哪吒只好又回去，殷郊未醒，他就在茶桌上百无聊赖。

杨戩这一走就是七天，殷郊第三天才悠悠转醒，一开口就是问师兄呢？

哪吒没好气，“你问哪位师兄，哪吒师兄这不是就在你眼前呢吗？”

殷郊忽觉不好意思，便好好听话，哪吒看着人吃了东西，饮了茶，才告诉了那位师兄在何处，以至于何时归来，到是未知。

他给师弟找来心法于医书，“你也好好看，学着点，别老是晕。”

杨戩回来的时候，殷郊正给哪吒把脉，仙人脉象平稳，是极好的一副身躯，只是殷郊劝这位师兄多饮茶去火，莫要老是贪嘴多食，哪吒一时语塞，杨戩到是成了托词，自己脚踩风火轮飞速跑走了。

室内沉香簌簌，室外花瓣纷落，殷郊起身相迎，替他拂去肩上飘落残瓣，“师兄是否安好？”他未束发，一头青丝如瀑散落腰间。

“一切安好，”杨戩去牵他的手，掌心一道贯穿伤结了痂，唯余暗红血色蕴在期间，“你难处未解，我便先不见了，是我不好。”他语气轻轻，动作也轻轻，指尖落在伤处边新生的皮肉上，细细摩挲，此处怕是要落疤了。

“是我昏厥在先，”殷郊心跳如鼓，只觉欠了师兄许多，竟还叫人家先行认了错，急急转手扣住杨戩手腕，“与师兄何干？那处不解也可，师兄无需再为我做这些事情。”

杨戩指节被他包在掌心，抵在痂皮上，粗糙又冰冷，他手指微动，殷郊的手就被他回握住，“都好都好，”他讲话从不急迫，常是徐徐的，“我再问询师叔。”

一个头箍递于掌上，“此物安神，师叔叫我送来给你。”

这是他于昆仑山深处折下木枝，真火鞣烤而成，他走时见了师父，玉鼎真人见他便是一叹，赐予他一道符咒，就要拂袖而去。

“师父，杨戩不知此物何用。”他作揖而立，还是玉泉山金霞洞座下首徒的风姿，空若幽兰，“望师父为徒儿讲解一二。”

“一道安魂符而已，”玉鼎真人捋着胡须，低头看向玉阶下的徒弟，“我知你初次下山，乍然一见世间种种疾苦，生出怜意也为常事，只是你决不能插手他的选择，他还有未成之事，你莫要阻碍。”

“封神榜现世，天下大乱，为人间与神间的大机缘，不是徒儿一人能够左右的，徒儿只是。”杨戩不语了，顿在原地，玉鼎真人向着深处走去，语气是和徒弟一般的沉稳，“你自有你的章法，早日回去吧。”

他将这道符封在头箍之中，给眼前人戴上，只望他早脱凡尘，常得安眠。

后面可能会有武王阴暗爬行的剧情，但是戩哥也不会是一直仙风道骨的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